

花都巴黎的人與事

趙淑俠

像煞美人翦水雙瞳

巴黎是個香噴噴的城市，無論是在那兒久住的，還是去遊歷的人，很少會不被那股濃郁的芳香氣味所迷惑、所感動，而產生深深的留戀。

我說巴黎香，不是因為她出產香水、時裝、美女和城中那幾個繁花如錦的大公園，而是因為她的文化。巴黎最獨特處是她的文化香：書香、畫香、氣氛香，連那些古老精緻的建築物都流露着歷史香。至於那不愧不忙，總逍遙自在活潑流着的賽納河，就更不用提了；她是巴黎這個美人臉上的翦水雙瞳，所有的情意和靈性都從那裏面流露出來，若是沒有她，這個藝術之都不知要失色多少？

巴黎本是我的舊遊之地。但去年六月底的巴黎之行，距離上次已是十幾年了；物換星移，人與事都有些變化，就說巴黎最出名的建築物「龐貝度中心」，十幾年前是沒有的，而今却像用無數的大油管子搭了起來，轟轟烈烈的立在那兒了，有人褒，有人貶。世界在無聲的運行，人的思想也在無形的運行，在時間的巨掌裏一切都會改

變，今天是壞的，明天可能是好的。萬物之靈的人最善於自創高潮，然而是否禁得住歷史的考驗却是另一回事了。

這十幾年來我的生活也有些改變，拋棄畫筆重拾撰筆，寫了兩、三百萬字，人彷彿也由純私人變得「公眾」了一些似的。我去巴黎，是應那裏僑社和文教界的邀請去演說的。

中華兒女人情味重

法國號稱擁有華僑二十萬，其中大多數集中在巴黎，而越、高、寮的難胞佔了百分之九十。華僑一多，便自成一個世界，各類社團紛紛成立，集會聯誼，對內促成團結，對外發揮參與的力量。今天的旅法華人，不再是被忽視或受歧視的一羣，而是法國——特別是巴黎，社會上一個真實有力的存在。他們奉公守法，努力於事業，求取更好的生活，舉辦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活動。我之被邀前去，正是他們舉辦活動的一個項目。

熱情的接待、豐盛的友情和巴黎暖薰薰的夏日風致，當然都是迷人的；而且，有些場面不僅是迷人，還會帶給人一種滲着悲愴意味的感動。

譬如在湄江聯誼會的晚宴上，我看到那些失去家園的炎黃後裔們，是怎麼樣的團結互助，在異國的土地上彼此扶持着胼手胝足的重新創建事業。他們之中有很多已經是大餐館、大商號的擁有者了，巴黎的第十三區已經被這羣新移民，由孤陋的僻街改變成規模越來越大大的中國城。中華兒女的不畏難和刻苦耐勞，使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。

餐會到了一百七、八十人，主席和副主席都曾致辭。記得那位副主席姓葉，是位頭髮已經花白的老先生，他手裏拿張紙條，用生硬的國語報告了一些事情。陪伴我前去，坐在我身旁的蔭永康夫人悄聲告訴我：「葉先生本來是不會說國語的，他是因為你聽不懂廣東話剛練會的。」多麼可愛的人情味，多麼可貴的同胞愛，我真的被深深的感動了。

點點輕愁呼之欲出

正副主席說完又讓我講幾句話，在掌聲中我站起來了，我說甚麼呢？要說的話彷彿已在昨天的演講「海外知識份子與當代文學」中講完了。

但我還是說了幾句，我說：「你們來自涇江流域，我來自松花江之濱，而我們今天相逢在賽納河畔。我們能在遠離故園的異國相遇相識，自然是一種機緣和幸福，但是，無可否認的，這也與我們民族動盪的命運有關。……」

我說得很短，最後與他們舉杯互敬，祝願世界和平，讓每個人都能快樂而隨心所欲的，回到他所屬於的地方。在說這些話的當兒，我便產生了一個念頭，我的下一部小說是不是該以巴黎做背景呢？瞧這兒有多少各式各樣的華人，華人中有多少不同的際遇，多少動人的故事，海外的兩千六百餘萬華裔，總可以從他們之中找些取樣。

其實小說的人物和情節早就有了，以三代人代表中國的三個時代：受苦受難，爲了保衛家國而捐軀的上一代；徬徨茫然，失去自信，精神被切割爲二，自我放逐的中年一代；走出象牙塔，迷失摸索了一陣，終於趨向成熟的下一代。這些人有愛、有恨、有怨、有解不開的死結，他們的遭遇說明了幾十年來，中國人是活在一個甚麼樣不安的時代中，他們焦慮的思索着大我與小我的前途都在那裏？要走到何方去？……戲和演員都有了，缺的是舞臺和背景，更缺的是寫與否的決心。近幾年來對寫作的勁頭漸漸相對的減退，一些外在因素固然影響寫作的情緒，主要的原因是受不了那份疲憊，開會旅行之類的事不少，後面又拖個家，一寫幾十萬字的事也不需要勇氣？

因此我那念頭一閃即過，開過會演過講便回瑞士了。在回瑞士的旅途上可就開始後悔了，覺得應該多待幾天，再多看看，多瞭解一些巴黎的

。因爲，當飛機從戴高樂機場升空，到在瑞士的蘇黎士機場降落，我的思想裏除了小說裏的那些男女人物在活動，除了賽納河留給我的一份輕鬆，就沒別的了。這部小說如果不寫似乎是不通的。

孤獨感傷把我淹沒

在高空上的隆隆機聲中，我思索着，計劃着，是否就讓我小說裏的那些人物在賽納河畔相遇呢？那緩緩長流悠悠不絕的河水，引人多少遐思，若是反覆出現在小說裏……。

忘了是誰問過我，爲甚麼古今中外的文人，都喜歡描寫水？或是以與水有關的湖、海、河、江，做爲書名呢？遠的不提，只說近的，你瞧：茵夢湖、湖畔之夢、靜靜的頓河、呼蘭河傳、滾滾遼河、大江東去、海那邊……真是舉不勝舉了。另外還有更多的文藝作品，雖沒直接用江湖河海做爲題目，內容却是用很多的筆墨來描寫她們的，其中最爲我所喜愛，認爲把海描寫得最美、最動人的，當推羅遜的「冰島漁夫」，在他的筆下，無情的大海不僅時而雄風萬丈，展現着無盡的陽剛壯美，時而欽波低迴，流露着一脈陰柔，甚至海也有了靈性，與天地合而爲一，冷冷的安排人類的命運了。「冰島漁夫」裏的海是活的，聽得見聲音的，看過那樣的文章作品便會領悟到：海是值得寫的，不寫就太可惜了。

同樣的道理，江、湖、河也值得寫，所以很多人在寫。另一個值得寫，不能不寫的原因是：有水的地方就有人，有人的地方才有人的社會、

人的故事，才會產生人的文化。不管中國外國，文化的發源地不都是從甚麼江、甚麼河流域起始的嗎？文藝作品裏要說的無非也是這些人的故事之類的。再說有甚麼比一汪碧澄澄的綠水更詩情畫意、更美的呢？寫文章的人要選那些江濱水瀕之處，加以渲染發揮，也就不足爲奇了。

我想起那天清晨絕早獨自到賽納河邊上漫步的情景，空曠的河床上香無人跡，碼頭邊的小舟也還被繩索繫着，巴黎人好遲起，那漂亮的大城正睡得香甜呢！剛出山的太陽映着靜靜的綠水，細長一條的河面上泛着粼粼波光。

我沿着平直的河岸往前走，聽水聲、看水波，岸邊上高高聳立的大葉梧桐，把我的思想引向不着邊際的雲天，腦子裏走馬燈般的轉動着一些圖畫；童年時代抓小魚撿貝殼的嘉陵江，青少年時徘徊尋夢的淡水河，那年去大陸看到的急湍洶湧的黃河，便那壓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浮現。但當我意識到眼前流動的不過是賽納河時，一種深微切骨的屬於異鄉人的孤獨與感傷，便將我沉沉淹沒。

重到賽納河畔尋覓

在一個小時又一刻鐘的飛行途中，我的視線一直對着高天上白茫茫的浮雲，腦子裏想的却是那引人遐思勾人愁緒的賽納河。我想：這個小說是要寫的，書名就叫「賽納河畔」吧！賽納河畔是建築輝煌市容美麗的大巴黎，那兒有香噴噴的空氣，有暖烘烘的人情，有各種膚色的人種，有古老狹窄鋪着石塊路面的小街，有爲理想而餓肚

子的藝術家，有日益壯大的中國城，有十幾萬的炎黃後裔，有一衣帶水長流入海的賽納河……有太多可選做「舞臺」、可用做背景條件。小說的故事雖然可以發生在任何一个中國人羣居的異國，但那兒有賽納河畔那樣獨特的氣氛呢？江、海、湖、河，不是文藝作者們最偏愛的題材麼？於是，不出一個月，我又去巴黎了。

要仔細的看巴黎、瞭解巴黎、體會巴黎，沒專人陪着不成，前次去時認識了幾位文化界的朋友，都是誠懇而熱情的，這次去，我便找上了他們。

在巴黎的幾天，全靠這幾位朋友輪流陪伴，並提供資料解答疑問，使我的小說寫起來困難減少，進行順利，最難得的是幾天的相處中，我對這幾位朋友產生了較深的認識，了解到他們各有不凡的成就，值得敬重，也值得一記。

不忘本的成功畫家

巴黎是全世界的畫家集中之地。國內彷彿只知道有個頗露頭角的中國畫家趙無極，却不知道朱德羣在法國藝術界的名聲也是很響亮的。德羣爲了追求藝術的臻境，三十餘年前來到巴黎，以一個畫現代派油畫的東方人，在這世界畫壇的頂尖上，與聚在巴黎的各地來的畫家們一爭長短，求取更新。經過長時期的奮鬥與歷練，他的畫已得到巴黎藝術界的認同，早已是巴黎有數的職業畫家的一員，每年不斷的舉行個人展覽或與人合展，在西歐諸國，如瑞士、盧森堡、比利時等國都曾開過畫展。

德羣的太太景昭是個討人喜歡的可人兒，原也是學畫的，如今是全力做賢內助，除了勤儉持家相夫教子使德羣無後顧之憂，得以專心做畫外，還在中學裏教授中文課程。法國教育的新措施：中學裏就可以選修中文了。這對發揚中華文化，和培植法國下一代的中文閱讀能力當然是好的。據知瑞典的中學裏長久以來就有中文課了。做爲一個中國人自然是樂於見到這個現象的，若是有天全世界的中學都把中文課程列爲必修科，不就更會讓我們喜悅了！

既然中學裏設有中文課程當然便需要師資，中國人也就多了一份求職的機會，另一位王松里太太也是在中學裏教授中文的。

景昭爲人熱情，又擅烹調，曾兩度邀我去家裏聚餐，因而得以參觀德羣兄的畫室。他的畫室在頂樓，一整面牆全部是玻璃門窗，陽光充足，外面是一個不小的陽臺，十分適於作畫。經問過才知道，這個型式的公寓房子只有職業畫家才有資格租住，是巴黎市政府造了專爲給畫家做畫和居住的。我聽了不禁驚嘆，怪不得巴黎有資格做藝術之都呢，原來人家替藝術家設想得如此週到！在我們提倡提高生活素質的今天，這一點頗值得效法。

德羣給我看了他的畫，大幅的現代派油畫。我不是品評畫的專家，但對藝術是喜愛的，何況自己已是「畫匠」出身。很坦白的說，對現今畫壇流行的最新抽象畫派的作品，我真的不太能欣賞，一條線、一個點、一片空白，甚麼都算是藝術，叫人怎麼欣賞呢？最近跟我的好友，瑞士的女詩

人兼畫家桃麗絲·弗立克（隨西德作家訪問團去過臺灣）一同去看了個畫展，確實看得我滿頭煙霧，那麼時髦的東西對我太新了，像新音樂對我一樣，消化不了。我喜愛豐富的色彩，喜愛和諧婉約，因此對德羣的畫倒是能欣賞的，特別是他作品中含蘊的醇淡涵蓄，最是引我激賞，我認爲那是屬於中國文化傳統的，只有身受中華文化陶冶的畫家才會表現出那樣的意境。也許這也正是德羣被西方畫壇接受，可以跟他們一爭長短的原因之一吧！

德羣非但畫藝精湛，民族感情也極濃厚，始終以做中國人爲榮，是個不忘本的成功畫家。

歐洲吹起中國熱風

比起二、三十年前來，西方人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是進步多了，不單歐洲的很多大學設有漢學系，研習有關中國的一切，甚至有些西方學者，對「中國」已研究得很深入，窺探到中華文化的精髓了。這情形是我們樂於見到的，是中西文化交流長期不平衡的勢態下的一線曙光。多年來東方文化潮湧般的進入中國，影響中國的社會風尚和人心，中國的文化却進不了西方的殿堂，始終停留在「古老神秘的東方」的階段。近十幾年來，歐美各國吹起了一片中國熱風，固然有政治的因素在內，但一些在海外做中華文化傳遞工作的播種者的功勞實不可沒，譬如在巴黎大學執教的王家煜教授，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。

家煜出國已二十幾年，原是臺大外文系畢業的，與許多攻讀西方文學的人一樣，到了真正的

西方，相比之下，才看出真正博大精深的還是中國的固有文化，於是放下西方，回歸中華，經史子集的發掘起自己的寶藏，並宣揚起雋妙玄奇、足以令西方人拜倒的中華文化來。「儒學」是家經的「拿手絕活」，他對儒家的哲學思想有精湛的研究，在大學裏傳授的就是這一門學問。此外，因為他的法文造詣高，筆下來得，所以目前正由一個文化基金的支持與委託，做一項艱巨的工作——把「三國演義」譯成法文。他預計要五年的工夫完成。用五年的長時間來譯一本書？我聽了都會替他累，但文化的傳遞就是這麼一分一寸的進行的，還有人譯一本書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呢！你能說「文化使者」們的精神不可佩服麼？

羅鍾統——就是王家煜的太太，是個成功的女學人，屬於魚與熊掌——家庭與事業可以兼顧的女性。她是圖書館學博士，主研版本學，現在主管一個頗具規模的漢學圖書館，館內存書三十餘萬冊，是歐洲規模最大的漢學圖書館之一，漢學研究者喜歡把它與荷蘭萊頓的漢學圖書館相提並論，兩館都藏書豐富，應有盡有，不同的是鍾統工作的這個圖書館以古典文學為主，而萊頓圖書館的現代文學書籍較多。

巴黎是全歐洲研究漢學之風最盛的地方，中華文化的傳播者當然不祇家煜、鍾統夫婦，譬如另一王松里先生也是的，他和家煜不單是好朋友，兩人當日還是一同乘貨船由臺灣到巴黎的，足足在海上走了一個月。我聽了說：「一個月！在今天簡直不能想像。」他們笑道：「現在那裏還有那種船呢？根本就沒啦！」

科學的發達日新月異，運輸工具的速度一天比一天進步，過個百十年後，說不定從亞洲到歐洲只需個把小時，甚或只幾秒鐘，一個太空梭之類的東西砰的一聲便給打過來。那時的「現代人」談起這些傳播文化的老祖宗，怕要當笑話講呢：「一個多月！天哪！怎麼受得了，在海上走一個月……。」然而，羅馬就是這麼造成的，文化也就是這麼長成的。三保太監鄭和下南洋的時候，恐怕連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個月就能走到歐洲的大輪船吧！

深深憂患終割不斷

這個深深憂患的「文人」指的是作家張寧靜。其實寧靜是電腦工程師，但因為他已連連出了好幾本書，仍連連不斷的有文章在報章雜誌上發表，一般認識他的人都只知道他是作家不是工程師，所以我也把他當成一個純文人，忘記他讀過、做過電腦工程師的經歷。

寧靜讀過大學外文系、留過學，却遠遠的離開了故國，在花都巴黎經起商來，整個的情況和當今的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相若，似乎有份自我放逐的無奈，却又不能忘情於生我育我的遙遙家園。讀寧靜的文章就能體會出，他對祖國大地是無限依戀的。黃河是他永遠寫不完的題材，童年時與老祖父和姐姐們在河灘的黃沙上觀濤看浪的情景，在他筆下流露出悵悵的輕愁。青少年時代的臺灣，當然也是他回憶不盡的，與所有在海外的中國人一樣，他割不斷對祖國感情的根，而另一方面，又不得不勇敢的投入原本對他陌生的西方社

會。

於是，他和他的妻子，兩人胼手胝足，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事業來。如果生意能賺錢，衣食無虞便心滿意足，日子便單純了許多，但若是想得更些呢？牽掛也就更多了。這是為甚麼張寧靜要寫文章，而文章裏埋藏著深深憂患的原因。

我一個月之間兩次去巴黎，兩次都會往寧靜家裏做客。第二次去時，他太太美芳在家幫助媽媽準備「待客」的佳肴，他本人就陪著我和孩子們到附近去繞繞。那天天氣很好，藍藍的晴空上萬里無雲，只有一個熱烘烘的大太陽。視野是開闊的，遠處一脈隱隱的青山，近處是一個不小的人工湖。湖水碧綠如透明的翡翠，週圍是如茵的草坪，重重疊疊的假山，五彩繽紛的花，彎曲的小橋，和躺了滿地、曬得通紅剛游完泳做日光浴的人。那些人自然全是西方人，金髮碧眼白皮膚的，我們兩個老中帶了幾個中國孩子在那兒蹦蹦跳跳的走過，頗引起人的注目，最引起他們好奇的，無疑的是我們的談話，也許他們在想：「這兩個東方人在說甚麼呢？那麼深沉的、嚴肅的、難懂的？」

他們一定不會想到，我們在談自己的國家；張寧靜是「法國人」，我是「瑞士人」，法國人和瑞士人碰到一起，竟是欲罷不能的說著中國。這是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最愛談的題目了，只要稍熟識一點的，遇到一處就要談個沒完沒了，而且常常談得激動悲壯得很哪！其實大陸的事不要我們管，臺灣的事我們也管不着，但我們按捺不住，偏要「清談誤國」，有時從臺灣或從大陸出

來的人見狀大驚，說：「奇怪，你們怎麼愛談這個題目？我們很少談的。」尤其是從臺灣出來的，會覺得我們好笑，「怎麼回事？我們過得好好的，過五千年來中國人民所過的最幸福最富裕的日子，沒有問題嘛！你們急甚麼？」他們說。

怎麼解釋呢？是杞人憂天？是自做多情？是旁觀者清？還是多難的民族命運，攙拌着割捨不掉的家國之情，而產生的重如山嶽的憂患，壓迫得人忍不住不談，要一吐為快呢？

回國紓解多年鄉思

當然我們也談到了寫作，大陸、臺灣，現代派、鄉土派、空中樓閣派、矯揉造作派，這個派、那個派，文藝園地真是繁花似錦琳瑯滿目了，可是那些為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民而寫，連繫着時代命脈的大作品在那裏呢？這樣大的國家，這樣廣闊的土地，這樣多的人口，這樣不平凡的遭遇和處境，應該有些真正屬於中國的問題可寫吧？其實可寫的太多了。可是我們怎麼沒有看到呢？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作者的自艾自憐，為了自己芝麻大點的小事寫上厚厚的一大疊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是我們的作者不關心本身以外的事情麼？沒有責任的自覺麼？作家到底該不該有社會責任呢？

我們就這些問題談了很多，但談歸談，問題歸問題，事實上是甚麼作用也發生不了的。

寧靜說他不吃人家的飯，就不用受人家的管。見他果然吃自己的飯，經營了兩家藝術品店，還要開貿易公司，謀稻梁計之餘，有暇就爬格子

，歐洲的旖旎浪漫風光和對祖國的無盡懷念，便在他的筆底娓娓的訴說出來。今年二月我出國二十幾年後第一次回臺灣家裏過年，引得他好生羨慕，直說他也要回去看看，「出來十多年了，還沒回去過呢！」他說，於是跟他太太美芳商量了一下，暑假中果然回到他想念的地方去了，此刻他該正在臺灣紓解鄉愁呢！

海外華僑共有兩千六百多萬，整個的情勢是有增無減，知識份子遠漂他鄉另闢天地，過著半放逐式的生活，在今天已是最尋常的事，我的週圍便有許多，寧靜不過是其中特別有成的一個。

以前每次去美國回來我總要感嘆：只紐約一個城市就有十幾份中文報，偌大一個歐洲，號稱擁有華人五十萬，竟沒有一份正式的中文報紙，炎黃子孫除了看當地國文字的報章雜誌外，便無可選擇了，長此這樣下去，中華兒女不是就要完全跟中華文化斷絕了嗎？

我是個好操心的人，為這情形自然是十分愛心的，所以對好幾份僑界或學生們辦的小型刊物，如「西德僑報」之類，不遺餘力的支持，寫了稿子不寄給大報賺稿費，却奉送給他們那發行不到兩千份的手抄本雜誌，而且一支支持就是幾年，把自己搞得像個出產稿子的機器，真可謂優勤十足了。

中文日報在歐崛起

自從兩年前歐洲日報創刊以來，歐洲的華人文化便有了顯著的改觀。第一是巴黎街頭巷尾的報攤上，看得見用方塊字印行的報紙了，歐洲各

城市的僑胞和喜讀中文報的西方人，可以每天收到巴黎寄來的「歐洲日報」了。這意味着歐洲的報界增加了新品種，中文報紙正式登陸歐洲了。

第二是歐洲華僑社會不再是不通聲息的「封閉」社會，而是鷄犬相聞互通音訊的了。譬如我坐在瑞士家中，就知道巴黎十三區又新開了一家規模宏大的酒樓，那天開幕？誰來剪綵之類的。第三是缺乏外文閱讀能力的僑胞，不必再過隱居深山不知天下事的枯燥日子，有了精神食糧，也可以知道天下大事了。這一點當然是極重要的，據知很多中南半島來的僑胞不諳外語，不能閱讀西文報刊，弄得就彷彿在荒山裏過生活，苦悶異常，一份印刷得不錯的中文報紙對他們來說，無異是精神大早期的甘霖。而最深遠的意義是：一般僑民和他們的下一代，可以日日接觸到中國字，看到有關故國大地上的消息，不致與中華文化斷絕，發揮了推揚中華文化的功用。歐洲日報每天出三大張，共十二版，包括要聞、僑社消息、遠東、香港、文藝副刊、影劇娛樂、家園、萬象等版面。週末增刊到五大張，另加文藝、旅遊、兒童、保健等專版，國內外的重大新聞都能在最快的速度內見報，言論不誇大、不偏激，新聞標題新穎活潑、富挑戰性，但不做無聊的謾罵與諷刺，對僑胞們關心的事，如香港問題、臺灣的一些重大社會新聞、僑界的動態、會議、活動等等，都做翔實中肯的報導。副刊方面也努力做到滿足讀者的口味，少說理、多文藝，登載歐洲讀者所熱知的作家的作品。可說是個為華僑服務，為宣揚中華文化的新聞事業，兩年來不斷的改善求新，

辦得有聲有色，得到了廣大旅歐僑民的喜愛。這樣的一份報能在歐洲發行，是我樂於見到而引以為慰的，所以從出刊的第一天就支持，與發行人王效蘭女士有數面之緣，和主持巴黎報務的夏訓夷先生幾次在開會中見面交談。印象裏王女士是位有魄力的能幹女性，夏先生則是新一代的新聞界俊彥，想像得出，歐洲日報在他們的策劃推動下，這份中文報將在歐洲紮下根基。頭次去巴黎時，臨回瑞士前匆匆的參觀了一遍座落在十五區的歐洲日報社，兩條路口交叉的街角上，一幢街面樓房，橫寫在招牌上的四個大中國字「歐洲日報」，在週圍清一色的法文招牌之間，顯得特出又耀眼。樓下一進門是詢問處和圖書部，架上擺着臺灣出版的中文書籍，枱子前坐着兩位臺灣來的中國小姐。走進歐洲日報的樓房，就好像走進臺灣的某個文化機構一樣，幾乎忘了是身在巴黎。

夏先生帶着我和陪同前去的張寧靜做通盤的參觀，經他詳為解釋，我才明白在歐洲辦起這份中文報是多麼的不易。他們沒有排字房和印刷部，編輯部發稿要通過人造衛星傳到臺北，臺北排好了版再通過人造衛星打回巴黎，再送出去印刷，再整理出報，再分裝郵寄……歐洲各國的僑胞看到這份中文報可不簡單呢！在歐洲辦中文報的情形與美國不一樣，可以說完全是個理想事業，由於成本、郵費太高，要不賠錢都非常的難，據知到現在也還無法做到收支完全平衡呢！

賽納河畔小說登場

身為從事文化工作，並關懷中華文化的海外華僑，我熱切的希望這份充實了僑胞們的生活、聯繫了僑社的感情、提醒了歐洲各國政府對僑民的注意的報紙，能够日新又新，更茁壯的發展下去，而且願用我微薄的力量給予支持。除了向中西方相關人士推薦外，我並經常供給文稿，後一次去巴黎為長篇「賽納河畔」做地形「勘察」時，我便對夏先生許諾：「這本書寫出來就是你們

的。」

如今「賽納河畔」已經完成，足足的二十五萬字，複印做好我便分寄給預先約好的幾處——當然包括在巴黎的歐洲日報。目前臺灣日報和美國的世界日報已開始刊登，八月上旬歐洲日報也加入連載。很多讀者朋友們向我打聽，何時何處可讀到我的新作？在此順便把這消息告訴你們了。

趣味性。時代性。中東問題權威著作

石油財富傳奇

(阿拉伯世界新秩序)

阿拉伯世界北非八國，南亞十二國，自一九七三年以後，石油不斷暴漲。若干國家，擁有世界最大之財富，亟需進行現代化建設。諸如都市計畫、道路開闢、醫藥設施、教育機構、工廠設置，在在需要大量人力。因而鉅量之金錢，數以萬計人口，穿越彼此國境，規模之大，盛況空前。伴隨而來的新思想路線、新消費型態、新政治觀念，百彩紛陳，本書蒐集這些具體資料，描畫正在形成中的阿拉伯世界新秩序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留心國際政經動態人士允宜人手一冊，定價每冊新臺幣玖拾元，聖文書局有限公司總經銷，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